

【001】|短篇| 悲剧，精神世界与人间的三重奏

原创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

2019-08-07

22:34

001

七夕到了，冬天不远了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坐在凌晨两点的上海。周遭昏暗，我裹着去年冬天买的羊绒毯，垂下的手边有只黯淡的音响，缓缓流出喜帖街的前奏，轻柔地像从天堂旋转落下的羽毛。还记得在我接触到第一部文学作品《茶花女》后，我翻来覆去地重复阿尔芒精神虐待玛格丽特促使她在痛苦与孤寂中死去的桥段。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着近乎偏执的悲剧情结，它带给了我充满美感及高于现实的置空，还有置空后长长的沉浸

Greta Garbo出演的1936年版《茶花女》

不管是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古希腊的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还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诸如《孟姜女》《白蛇传》，他们都彰显了一个事实——东西方文明对于悲剧的诉说与编纂已有许久的历史。而如今，当畅销书架上涌入了大批以欢喜团圆结束的小说，人们相对于不再接受悲剧所带来的“不完美”。

有人说“阅读悲剧使人一味消沉。”

好吧，我承认。合上一本《德伯家的苔丝》，心情绝不比看完亦舒小言中男女主拥抱着要好上几分。

只是相比于消沉，我更愿意称这样的状态为沉痛与反思。

Oedipus Rex

每个人心里都有如伤疤般的悲哀。

村上春树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写道“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沉积在心底。”

而当他阅读着一个个悲剧，静静地触碰着自己心里的哀伤，在渐次泛白的黎明时分的天际留下一两滴廉价的，属于成年人的眼泪。因为他们不可以放声悲哭，那看似强壮的肩，与身侧冷寂的风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在天地间过着自己的生活，在纸张中为别人的故事流泪。

痛苦总是比快乐更让人刻骨铭心，悲剧总是比合家欢喜的幸福拥有更深刻的力量。叔本华写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悲剧所暗示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性质，所展现的是意志和它自己的矛盾斗争。人们要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的痛苦，就必须舍弃一切欲求，灭绝生存意志。悲剧的作用正在于能够向人们揭示出这一点。”

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存意志，而生存意志的本质是痛苦，痛苦让人有存在感。这种存在感来源于对于悲剧的清晰认知——人生来是痛苦的，活着是受苦的；人对生存意志的渴望压倒了对于幸福的追求，所以悲伤的文学更能唤起人们的情感体验。

我第一次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时，是任由泪水模糊着双眼读完的。小说本身相当晦涩难懂，陀氏小说招牌氏的大量不厌其烦的心理描写也令阅读节奏相当缓慢冗长，却有着最细微的情感共鸣。

主人公涅朵奇卡的养父叶菲莫夫自诩为天才，却在对他人的不屑与自己的疲懒中蹉跎了一生。他用尽全力地欺骗自己，在厚重的人生帷幕终于扯开在他面前时便彻底跌入了失心疯。

他的朋友曾劝解他：“但是你没有耐性，你吃了急躁的亏，缺乏傻劲，你过于聪明，想得太多，给脑子的负担太重：你说话很大胆，可是一拿起琴弓来就变得胆小了。你自尊，可是缺乏勇气。勇敢些，等待着，好好学习吧，即使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那也该碰碰运气；你有热情，有情感。”

当这一幕跳入我的眼帘，我的心开始恐慌与无尽的悲伤：我想起自己曾在某些领域被赋予异于常人的天赋，我却将它当成自己可以浑浑噩噩同时脱颖而出的借口。叶菲莫夫的结局似乎是注定的，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抛弃了自己的孩子，疯疯癫癫地跑远了，也许死了，不知道。

谁说悲剧文学只能让人消沉呢，我为它沉沦而已。